

# 闽东方言“秋韵”与“烧韵”的分合和演变

施驿哲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语言科学研究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6日

## 摘要

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自《戚林八音》后发生了剧烈音变, 这两韵主要经历两个音变: 一是“秋韵”与“烧韵”合流, 二是以调类为条件的松紧变韵。由于两个音变在不同方言中时间次序不一致且音变过程相互交织, 导致“秋韵”和“烧韵”的分合格局混合且复杂。文章以是否发生这两类音变为标准进行划分类型, 逐类深入探讨, 构拟“秋韵”和“烧韵”的演变路径。

## 关键词

闽东方言, 秋韵, 烧韵, 松紧变韵, 音变交织, 演变路径

# The Split-Merge and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e “Qiu Rime” and “Shao Rime”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Yizhe Shi

School of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Resources (Institute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anuary 21,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April 16, 2026

## Abstract

Since the *Qi Lin Ba Yin*, the Qiu and Shao rimes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have undergone drastic phonological changes. These two rimes have mainly experienced two phonological shifts: first, the merger of Qiu and Shao rimes; second, the tense-lax rime alternation conditioned by tone categories. Due to the inconsistent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se two shifts and their intricate interactions across different dialects, the split-merge patterns of the Qiu and Shao rimes have become mixed and complex.

Based on whether these two types of phonological shifts have occurred,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relevant dialectal variants,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each type, and reconstructs the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e Qiu and Shao rimes.

## Keywords

Eastern Min Dialects, “Qiu Rime”, “Shao Rime”, Tense-Lax Rime Change, Phonological Shift Interaction, Evolutionary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从《戚林八音》到现代闽东方言，变化最剧烈的就是“秋烧辉杯”四韵。陈稚瑶(2014) [1]和戴黎刚(2023) [2]曾指出“秋-烧”“辉-杯”两对韵母多重音变规律交织，演变过程复杂，形成了混乱的变韵格局。本文在收集学界已有的方言材料基础上，更加系统全面地研究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的演变历程。

## 2. 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的分合类型

闽东方言北片普遍保持“秋韵”与“烧韵”分立格局，但内部情况复杂多样，涉及松紧变韵及其引发的音系调整、紧韵和松韵演变速率不同和“韵类合流”与声母等因素相互交织。南片共时分合类型看似简单，实则难辨其演变路径。南片普遍呈现“秋烧合流”以及“秋烧不变或秋烧均变”的面貌，一般认为，没有发生松紧变韵是更早时期的情况，但是福州话“秋烧不变”是“秋烧”韵松韵消失的结果。因此，南片“秋烧不变”既可能是没有发生过松紧变韵，也有可能是松韵消失。两种演变路径大相径庭，但是共时平面的音系表现呈现一致，造成了音变路径的不透明，难以分辨南片“秋烧不变”的演变路径。

### 2.1. 秋烧分立

“秋烧分立”主要分布于闽东方言北片。我们可以根据“是否发生松紧变韵”细分为“秋烧不变”和“秋烧均变”两类。

#### 2.1.1. 秋烧不变

闽东方言北片方言大部分属于“秋烧分立，秋烧不变”的类型。例如，屏南代溪、寿宁南阳、霞浦长春、福鼎白琳、古田大桥、古田和泰顺等，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type of “Qiu (秋) and Shao (烧) Rimes Separated, No Rime Change”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表 1.** 闽东方言“秋烧分立，秋烧不变”类型

方言点	大桥	古田	福鼎	霞浦	南阳	代溪	柘荣	浙南泰顺
方音	iu/ieu	iu/ieu	iu/iəu	iu/eu	iu/ieu	iu/iau	iu/iau	iu/ieu

明末《戚林八音》音系中，“秋韵”和“烧韵”分立两韵，而且在《戚林八音》时期还没有出现松紧变韵现象，松紧变韵在闽东方言音系中的历史层次尚浅。闽东方言北片“秋烧分立”且“秋烧不变”的类型与《戚林八音》时期福州话音系一致，本文将其视为演变路径的源点。

### 2.1.2. 秋烧均变

屏南城关、古田杉洋和宁德属于“秋烧分立”，而且“秋韵”和“烧韵”都发生了松紧变韵，但是古田杉洋出现了紧韵和松韵“两紧一松”的非常规对应现象。如表2所示。

**Table 2.** The type of “Qiu (秋) and Shao (烧) Rimes Separated, Both with Rime Change”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表 2.** 闽东方言“秋烧分立，秋烧均变”类型

方言点	屏南城关	宁德	古田杉洋
方音	$I\alpha(\epsilon\beta)/\epsilon\alpha(\epsilon\beta)$	$I\alpha(\epsilon\beta)/i\alpha\alpha(i\beta)$	$I\alpha(\epsilon\beta)/i\alpha\alpha(\epsilon\beta)$

闽东方言紧韵和松韵普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屏南城关和宁德“秋韵”和“烧韵”的紧韵与松韵关系都是属于“一紧一松”对应。屏南城关“秋韵”和“烧韵”二者所对应的松韵形式不同，“秋韵”紧韵  $[i\alpha\alpha]$  对应松韵  $[\epsilon\beta]$ ，“烧韵”紧韵  $[\epsilon\alpha]$  对应松韵  $[\epsilon\beta]$ 。宁德方言“秋烧”韵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宁德方言“秋烧分立”，但是“秋韵”和“烧韵”分别发生韵变后，“烧韵”的松韵  $[i\beta]$  与“秋韵”紧韵  $[i\alpha\alpha]$  音值相同，形成了“韵位交叠”现象。如果把宁德方言“烧韵”松韵看成是宁德方言“烧韵”在特定调类条件下与“秋韵”相混，显然这就误把调类分韵的条件错当“秋烧相混”的合流条件。我们知道，闽东方言松紧变韵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如果把“秋烧”韵的松紧变韵看成是特定调类条件下的“韵类合流”，那么就无法解释宁德方言其他韵母的同类现象，显然这个观点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即便宁德方言“秋韵”紧韵  $[i\alpha\alpha]$  与“烧韵”松韵  $[i\beta]$  同形，但同样符合“一紧一松”的常规对应规律。

如果紧韵和松韵出现了非常规对应关系，说明松紧变韵后紧韵或松韵又发生了一次合流音变。古田杉洋“烧韵”松韵形式比较复杂，古田杉洋“秋韵”紧韵读作  $[i\alpha\alpha]$ ，松韵读作  $[\epsilon\beta]$ ，“烧韵”紧韵为  $[i\alpha\alpha]$ ，松韵为  $[\epsilon\beta]$ 。从共时平面来看，两个不同的紧韵“秋”  $[i\alpha\alpha]$  和“烧”  $[i\alpha\alpha]$  对应的松韵却具有相同的音形  $[\epsilon\beta]$ ，形成了“两紧一松”的非常规对应现象。“两紧一松”存在两种演变可能：第一，原先为“一紧一松”，“紧韵”发生了分化，“一紧”变为“两紧”。第二，最先为“两紧两松”，“两松”合流变为“一松”。我们认为古田杉洋“两紧一松”应该来源于第二个演变路径，正如陈稚瑶(2014) [1]所言，古田杉洋在松紧变韵结束后又进行了音系调整，从而导致了松韵合流。理由如下：其一，“秋韵”与“烧韵”合流是闽东方言演变的普遍趋势；其二，第一个演变路径发生了循环音变现象，即\*秋烧合流 > 松紧变韵 > 秋烧分化。因此，我们认为古田杉洋“秋烧”韵的演变应该是在“秋烧分立”时期发生了松紧变韵，松韵变化速度比紧韵更快，从而形成了“秋烧”两韵的松韵合并但是紧韵依然保持对立的格局。

## 2.2. 秋烧不分

“秋韵”和“烧韵”发生合流主要分布于闽东方言南片，陈稚瑶(2014)也认为，以福州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主要特点就是“秋烧”韵合并并且没有发生韵变[1]。

### 2.2.1. 秋烧不变

从共时平面来看，闽东方言南片大部分方言属于“秋烧相混”而且“秋烧”韵没有松紧变韵，例如福州、闽清坂东、闽清、罗源、长乐、永泰和苍南，如表3所示。闽东方言“秋烧不变”是共时平面的面貌，其演变路径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秋烧”韵从来没有发生过松紧变韵或是“秋烧”韵发生松紧变韵后又消失。由于两类演变路径的音变结果一致，因此本文借助历史文献和不同时期的单点记音材料进行初步判断。

**Table 3.** The type of “Qiu (秋) and Shao (烧) Rimes Merged, No Rime Change”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表 3.** 闽东方言“秋烧不分，秋烧不变”类型

方言点	福州	闽清	坂东	罗源	长乐	永泰	1870 福州话音系	苍南
方音	iu	iu	iu	iu	iu	iu	iuα(euβ)/ieū	io

在福州话音系“秋韵”和“烧韵”研究中，历史文献对于厘清“秋韵”和“烧韵”的演变路径起到了关键作用。表 4 转引自(戴黎刚, 2023) [2]。

**Table 4.** The Qiu (秋) and Shao (烧) Rime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phonetic records of Fuzhou dialect  
**表 4.** 福州话历史文献和记音材料的“秋韵”和“烧韵”

	《威林》明末	《字典》1870	《美全》1906	《闽音》1930
秋	iu	iuα(euβ)	iuα(euβ)	
烧		ieū	ieū	iêū
	《研究》1998	《校注》2001	《方言志》2001	陈 2014
秋烧	iəu	iuα(ieūβ)	iuα(ieūβ)	iu

陈泽平(2010)利用 19 世纪传教士福州方言语料整理分析出了 1870 年福州话韵母系统[3]。在 1870 年福州话韵母系统中，“秋韵”读作[iuα(euβ)]，“烧韵”为[ieū]，没有发生韵变，他认为“辉杯”“秋烧”分别合并的演变过程正处于尾声，平声、上声实际上已经混同，只是去声字在不连读变调的情况下还能区分。戴黎刚(2023) [2]标写的 1870 福州话音系中，“秋韵”为[iuα(euβ)]，“烧韵”为[ieū]，“烧韵”没有韵变，并且认为“烧韵”一直都没有发生韵变。《闽音研究》[4]和《福州方言研究》[5]都是记载“秋韵”和“烧韵”不分，并且没有松紧变韵。而《威林八音校注》[6]和《福州方言志》[7]同样记载了“秋韵”和“烧韵”已经相混，但是存在松紧变韵。

戴黎刚(2023)认为闽清、永泰和连江[iu]和[ui]没有发生韵变，属于韵腹为高元音韵变韵变的例外。继而他认为闽清[iu]和[ui]两个韵变没有韵变，因为这两个韵母属于后响复元音，前带介音，因此韵变时间慢了一拍。永泰和连江这两个韵与闽清情况类似。陈泽平(1998) [5]曾经把[iu]和[ui]分析成“韵腹 + 韵尾”的结构，杜佳伦(2010)也把这两个韵母分析成“韵腹 + 韵尾”的结构[8]。从松紧变韵表现来看，闽东方言[iu]和[ui]两个韵母音节结构应该分析为“韵腹 + 韵尾”。戴黎刚把闽清、永泰和连江三地的[iu]和[ui]分析为“韵头 + 韵腹”是为了满足他总结的“韵腹为高元音韵变韵变”这一条韵变规律的齐整性和普遍性。我们认为这三地的[iu]和[ui]的韵变例外表现很有可能与福州话一样，“秋烧”韵曾经发生过松紧变韵，只是演变过程中松韵消失了，因此造成了规律的例外。

苍南闽东方言与福州的演变路径很不一样。福州话是“秋烧分立”时期，“秋韵”发生了韵变，“秋烧”紧韵发生合流，“秋韵”松韵随后渐渐消失，因此福州话“秋烧”韵共时音系面貌为“秋烧不分，秋烧不变”。根据学者研究，苍南闽东方言没有发生过松紧变韵，那么苍南闽东方言“秋烧不分，秋烧不变”的情况应该是“秋烧分立，秋烧不变”的基础上“秋韵”和“烧韵”合流的结果。虽然两个方言的“秋烧”音系表现相同，均为“秋烧相混，秋烧不变”，但是其历史演变路径大相径庭。由于最终的音变结果相同，导致区分这两种演变路径的难度很大，福州话历史材料数量众多，尚且能构拟其演变路径，至于其余南片方言，我们只好假设与福州话演变情况一致。

### 2.2.2. 秋烧均变

福清、平潭<sup>1</sup>属于“秋烧相混”并且存在松紧变韵，如表5所示。根据陈稚瑶(2014) [1]考察，这种类型主要分布于侯官小片的东南部和西南部。

**Table 5.** The type of “Qiu (秋) and Shao (烧) Rimes Merged, Both with Rime Change”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表 5.** 闽东方言“秋烧不分，秋烧均变”类型

方言点	《校注》2001	福清(冯, 1993) [9]	平潭(陈, 2014) [1]
方音	iuα(ieuβ)	iuα(ieuβ)/ieuα(ieuβ)	iuα(ieuβ)/i <sup>2</sup> uα(iauβ)
方言点	《方言志》2001	福清(秋, 2020) [10]	平潭(施驿哲)
方音	iuα(ieuβ)	iuα(ieuβ)	iuα(ieuβ)

我们对比来看福清和平潭的两份记音材料，发现“秋烧”韵分合关系有所变化。冯爱珍(1993) [9]记录福清城关老派读音为“秋韵”[iu/ieu]、“烧韵”[ieu/ieu]，新派已经不分“秋烧”韵。同时，她提到老派中也有一些人不能分辨“秋韵”[iuα]=“烧韵”[ieuα] [9]。秋谷裕幸(2020)所记的福清材料是“秋烧”韵只有一个紧韵和一个松韵[10]。平潭与福清情况类似。陈泽平(1984) [11]、陈稚瑶(2014) [1]记录平潭敖东属于“秋烧”分立，“秋烧”都发生韵变，“烧韵”紧韵[i<sup>2</sup>uα]中间有很弱的过渡音。但是笔者调查所得，平潭现在属于秋烧不分，并且也只有一套松紧变韵，这表明平潭在近十年“秋烧”的紧韵和松韵分别发生了合流。陈泽平(1998) [5]指出，今“广义福州话”区域的南北两端如古田屏南、平潭等地还保存这两对韵母的区分，而福州市区、周围郊县都已经完全混同了。在“广义福州话”区域，“秋烧”两韵存在对立的方言可能就只剩下古田屏南了，福清和平潭也已经完全不分了。

### 2.2.3. 秋变烧不变

“秋烧”合流后，如果发生松紧变韵，松紧变韵作用于共时韵母而不是古韵类，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要变一起变，“秋烧”都应该存在松紧变韵。但是在“秋烧不分”的情况下，如果“秋韵”或者“烧韵”有且仅有其中一个韵存在松韵的话，这就说明“秋韵”和“烧韵”在相互对立阶段就发生了韵变，韵变发生后才发生了“秋烧”韵的紧韵相混，即“秋烧”相混是“秋韵”或“烧韵”发生韵变后的第二次音变。杜佳伦(2010)和陈泽平(2012)已敏锐地观察到一些韵母变化可能与韵变有关，而其实只是系统自我调整性质的自然音变，却容易与松紧变韵混为一谈[12]。福安穆阳、寿宁斜滩和周宁就是在松紧变韵后，由于韵母结构呈现不合理的格局，系统进行了自组织调整，诱发了“秋烧”紧韵合流。

**Table 6.** The type of “Qiu (秋) and Shao (烧) Rimes Merged, Only Qiu (秋) Rime with Rime Change”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表 6.** 闽东方言“秋烧不分，秋变烧不变”类型

方言点	福安穆阳	寿宁斜滩	周宁
方音	iu(eu)/iu	iu(eu)/iu	iu(eu)/iu

如表6所示，在《安腔八音》中，福安话[eu]音类收在“秋韵”，[ieu]音类<sup>2</sup>则在“烧韵”，说明福安话“秋烧”韵在《安腔八音》时期还是两个不同的韵类。戴黎刚(2008)通过历史比较法得出福安话上声

<sup>1</sup>福清话和平潭话分别采用4位学者的记音材料进行比较：福清(冯爱珍, 1993) [9]、福清(秋谷裕幸, 2020) [10]、平潭(陈稚瑶, 2014) [1]和平潭(施驿哲、赵日新)。

<sup>2</sup>秋谷裕幸先生把[ieu]音类的音值记为[iu]。

没有发生韵变,其他调发生韵变,判断出“秋韵”紧韵读为[iuɑ],松韵读为[euβ],“烧韵”读作[iu][13]。“秋韵”和“烧韵”同读表明“秋烧”相混,而只有“秋韵”存在松紧变韵,显然松紧变韵的音变并不是发生在“秋烧不分”时期,而是发生在“秋烧不分”更早的“秋烧分立”时期,即福安话是发生松紧变韵后又发生了“秋烧相混”现象。

戴文认为福安话“秋韵”紧韵[ieu]音类原本应该读为[\*iu],但由于该音类的字多数韵变为[eu],致使紧韵变得越来越孤立,最终合并入“烧韵”[ieu]。陈泽平(2012)采纳戴文意见也认为[\*iu]韵(由古流摄)的上声并入[iou]韵(中古效摄),但在陈文所列的福安话韵母表并无[iou]韵,疑似陈文笔误。根据秋谷裕幸先生(2020)[10]的记音,福安话“秋烧”韵今读[iu]韵,第一种可能是“秋韵”发生韵变后留下大量空格吸引“烧韵”并入。第二种可能是“秋韵”紧韵并入“烧韵”读为[ieu],然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了[iu]韵。需要说明的是,秋谷先生与戴文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秋烧”紧韵的实际音值以及秋烧相混的方向,并非根本性的问题。

至于寿宁斜滩和周宁的情况与福安话类似。秋谷裕幸(2010)[10]指出寿宁斜滩[eu]韵单念时的实际音值是[eo]和[eo], [iu]韵的实际音值是[iɔ]或[iɔ] (非上声)和[iɔ]或[iɔ] (上声)[14]。因此[iu/eu]逢非上声时,这两个韵母音值接近,存在一定程度混乱。寿宁斜滩存在松紧变韵,在非上声字中发生韵变。我们观察到,寿宁斜滩[iu]韵既可以拼上声字,也可以拼非上声字,而[eu]韵只能拼非上声字。“秋韵”读[eu]韵字数多,读[iu]韵字数少。“烧韵”则与“秋韵”相反,多数读为[iu],少数读作[eu]韵,例如:朝潮辽要。寿宁斜滩应该也是“秋韵”在非上声条件下发生了韵变,留下大量空格,吸引“烧韵”合并。这样就能够解释寿宁斜滩一些看似异常的现象。根据陈贵秀(2025)的研究表明周宁城关流摄尤韵[iu](大致相当“秋韵”)在阳平、阴去和阳去发生韵变,而“烧韵”没有发生松紧变韵。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周宁城关也是属于在“秋烧分立”时期发生了松紧变韵,而后“秋烧”两韵的紧韵发生了合流[15]。

### 3. 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的演变历程

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把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的分合类型归纳为以下6种类型,如表7所示。

**Table 7.** The split-merge types of the “Qiu (秋) Rime” and “Shao (烧) Rime” in Eastern Min dialects

**表 7.** 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的分合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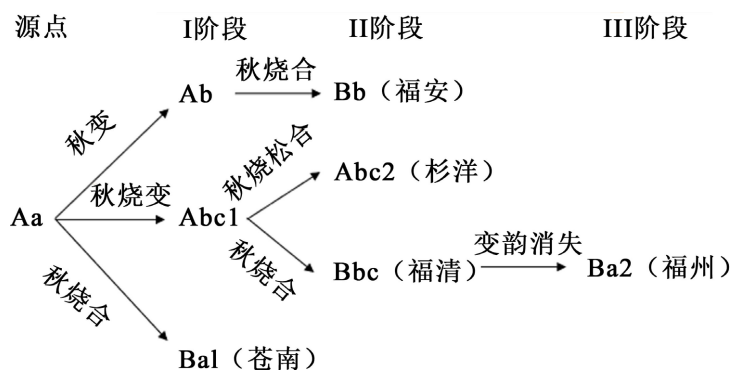
	秋烧不变 a	秋变 b	烧变 c	烧烧均变 bc
秋烧分立 A	古田大桥、古田、福鼎白琳、霞浦长春、寿宁南阳、屏南代溪、柘荣富溪[Aa 型]	1870 年福州话音系 [Ab 型]	-	1: 屏南城关、宁德[Abc1 型] 2: 古田杉洋[Abc2 型]
秋烧不分 B	苍南[Ba1 型] 福州、闽清梅城、闽清坂东、闽清塔庄、罗源、长乐、永泰、宁德霍童[Ba2 型]	福安穆阳、寿宁斜滩、周宁[Bb 型]	-	福清、平潭[Bbc 型]

在《戚林八音》时期,“秋韵”和“烧韵”分立且未发生松紧变韵,北片保留《戚林八音》Aa 型情况较多。屏南城关和宁德在“秋韵”和“烧韵”分立时期,“秋韵”和“烧韵”都分别发生了韵变,演变为 Abc1 型,古田杉洋 Abc2 型是在 Abc1 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古田杉洋松韵变化速度比紧韵快,因此呈现出紧韵保持对立而松韵合并的面貌。至于福安穆阳和寿宁斜滩,实际上在“秋烧分立”时期,“秋

韵”产生了松紧变韵后，“秋烧”紧韵才发生合流，因此呈现出“秋烧不分，秋变烧不变”的音系格局。虽然在现代闽东方言中并不存在 Ab 型，但好在教会词典记载中 1870 年福州话音系属于 Ab 型。

闽东方言南片以福州话为代表的方言表现出“秋烧”韵不分和“秋烧”韵没有松紧变韵的特点。福州话在“秋烧分立”时期，“秋烧韵”发生了松紧变韵，即 Abc1 型，而后“秋烧”紧韵和松韵分别发生了合流，即 Bbc 型，陈稚瑶(2014)就[1]认为福清话和平潭话当作福州话演变的其中前一个阶段。最后“秋烧韵”松韵消失，演变为了 Ba2 型。至于南片闽清、罗源和永泰等地的演变类型，本文从历史比较角度出发，直接统一处理为福州型。与之不同的是，浙南闽东方言苍南属于“秋韵”和“烧韵”相混，并且从未发生过松紧变韵。虽然 Ba1 和 Ba2 的特点相同，但历史演变路径不同，仍需分为两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各种类型的演变路径总结如下。



#### 4. 总结

本文详细地讨论了闽东方言“秋韵”和“烧韵”的分合类型和演变历程。“辉韵”和“杯韵”的演变也十分繁复，以及“秋烧辉杯”四韵所产生的音变路径不透明和松紧变韵的非常规对应将另文讨论。

#### 语料来源

周宁(陈贵秀)、福清(冯爱珍)、闽清塔庄(柯妍)、闽清坂东(袁碧霞)、平潭(施驿哲, 赵日新)、宁德(沙平)、屏南代溪、宁德霍童、(叶太青)、古田(李滨)、罗源(黄涛)、福清城关、寿宁斜滩、福安穆阳、屏南城关、闽清梅城、古田杉洋、古田大桥霞、浦长春、苍南(秋谷裕幸)。

#### 参考文献

- [1] 陈稚瑶. 闽东侯官方言变韵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大学, 2014.
- [2] 戴黎刚. 闽东方言介音对变韵次序的影响[J]. 中国语文, 2023(5): 586-598.
- [3] 陈泽平. 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 [4] 陶燠民. 闽音研究[J].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30(第4分).
- [5] 陈泽平. 福州方言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 [6] 李如龙, 王升魁. 威林八音校注[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李如龙, 梁玉璋. 福州方言志[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 [8] 杜佳伦. 闽东方言韵变现象的历时分析与比较研究[J]. 汉学研究, 2010, 28(3): 197-229.
- [9] 冯爱珍. 福清方言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10] 秋谷裕幸. 闽东四县市方言调查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
- [11] 陈泽平. 福州方言的韵母结构及其演变模式[M]//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12] 陈泽平. 福安话韵母的历史音变及其共时分析方法[J]. 中国语文, 2012(1): 58-67, 96.
- [13] 戴黎刚. 闽东福安话的变韵[J]. 中国语文, 2008(3): 216-227.
- [14] 秋谷裕幸. 闽东区福宁片四县市方言音韵研究[M]. 福州: 海峡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 [15] 陈贵秀. 福建周宁话的变韵[J]. 方言, 2025, 47(3): 293-307.